

美国非法移民问题的由来与治理困境

蔡 鸿

内容提要 美国的非法移民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初期,自其出现伊始就具有强烈的政治和社会含义。历史上,美国政府长期采取限制性移民政策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但是因为法律程序、人道主义考量、政治博弈,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关于该问题的矛盾加剧等多种原因,治理效果一直不佳。随着非法移民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边境安全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博弈愈加激烈。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内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限制性移民政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大力治理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但因为其涉及的问题庞杂繁多,美国非法移民问题的治理困境将会长期存在。

关键词 区域国别研究 美国 移民 非法移民 移民政策 拉美裔

美国历史上第 60 届总统大选于 2024 年 11 月 5 日举行,大选最终结果显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J. 特朗普以 312 张选举人票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 226 张选举人票获得压倒性胜利。在“让美国再次伟大”

* 蔡鸿:北京外国语大学专用英语学院教授。(邮编:100081)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MAGA)的竞选口号下,特朗普提出的有关经济、移民和外交等政策得到了美国民众的广泛认可。其中,移民问题特别是非法移民问题(illegal immigrants)一直是特朗普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之一,与其相关的政策是确保其获得总统大选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自建国以来便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外来移民的目的国,但与此同时,非法移民即未获得美国政府许可的移民,也涌入美国。^① 非法移民包括自愿和因为受到胁迫、强制和暴力的非自愿移民两大类。早在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特定族群的限制性移民的法案。此后,为确保“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1924年,时任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签署新的移民改革法案,对欧洲移民实行配额制度,同时完全禁止亚洲人移民美国。^② 此后,尽管美国政府长期实行限制性移民政策,打击非法移民,但效果一直不如其所愿。近年来,非法移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在2024年美国大选年之际,非法移民问题不仅成为两党争论不休的核心议题之一,而且也是关乎美国政治未来走向和社会安全的一个紧迫危机话题。^③

国内外学界有关美国非法移民问题已做了不少研究,研究重点大多集中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领域,包括对美国非法移民内涵解读、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和法律分析,以及非法移民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等。这些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美国非法移民的含义与其成因;^④二是美国移民政策动因

① Michael Jones-Correa and Els de Graauw, "The Illegality Trap: The Politics of Immigration & the Lens of Illegality," *Daedalus*, Vol.142, No.3, 2013, p. 186.

②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Calvin Coolidge," July 12, 2024,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first-annual-message-20>, 2024-06-02.

③ Pew Research Center, "How Americans View the Situation at the U. S. -Mexico Border,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February 15, 2024,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4/02/15/how-americans-view-the-situation-at-the-u-s-mexico-border-its-causes-and-consequences>, 2024-07-13.

④ 相关研究参见 Mae M. Ngai, *Impossible Subjects: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xxi-xxii; Katrina Rebecca Bloch, et al., "Playing the Race Card: White Injury, White Victimhood and the Paradox of Colour-Blind Ideology in Anti-Immigrant Discours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43, No.7, 2019, pp. 1130-1148; Monika Batra Kashyap, "'Illegal' vs. 'Undocumented': A NWIRP Board Member's Perspective," Northwest Immigrant Rights Project, January 5, 2021, <https://www.coursehero.com/file/141693981/Illegal-vs-Undocumented-A-NWIRP-Board-Members-Perspective-Northwest-Immigrant-Rights-Projec>, 2024-10-30; 王聪悦:《多重治理迷思:美国非法移民“庇护之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年第2期,第94—104页;金晓文:《全球化视角下美国移民“庇护城市”研究:兼论美国非法移民的治理困境》,《世界民族》2021年第6期,第58—71页;Thomas J. Espenshade, "Unauthorized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1, 1995, pp. 195-216; Sandra Sequeira, Nathan Nunn, and Nancy Qian, "Immigrant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87, No.1, pp. 382-419; C. Cindy Fan, "Migrant Workers in Audrey Kobayashi,"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Elsevier, 2020, pp. 89-95; 史书丞:《试论美国对墨西哥移民政策的钟摆化》,《世界民族》2020年第1期,第34—43页等。

分析与效用评价；^①三是非法移民(族裔)对美国社会的影响。^②但总体而言，国内现有研究存在一定不足。首先，移民群体发展至今，在很多方面如来源国和人口构成等方面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学界目前对由拉美裔为主的非法移民族裔群体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其次，目前大多数研究仍然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内容，例如，移民法案、案例、政策及影响等，而对非法移民研究仍然缺乏一定的宏观视野；另外，非法移民研究的一个特点是政策性较强，变化较快，而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则相对而言稍显滞后。简言之，从某种程度上讲，目前对美国非法移民问题的研究已经超越移民研究本身的领域。在强烈反对非法移民“侵入美国”的特朗普新政府即将开始第二任期执政的背景下，非法移民问题势必是国内外学者重点关注的议题。

本文在对国内外学界既有的关于美国非法移民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结合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共和党和民主党对非法移民问题的不同观点，从历史的角度探究美国非法移民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对现状进行归纳，并探究其产生的影响，进一步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对美国非法移民问题进行综合分析。

① 参见潘亚玲、莫婉婷：《美国外交决策的种族主义逻辑》，《和平与发展》2021年第6期，第67—89页；Andrew Gyory, *Closing the Gate: Race,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陈积敏：《美国非法移民的治理及其困境》，《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第114—129页；Jr Otis L. Graham, *Unguarded Gates: A History of America's Immigration Crisi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Kelly Lytle Hernandez, "The Crimes and Consequences of Illegal Immigration: A Cross-Border Examination of Operation Wetback, 1943 to 1954," *The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37, No.4, 2006, pp. 421-444；唐慧云：《美国非法移民立法改革与利益集团因素研究》，《美国研究》2014年第3期，第80—96页；陈积敏：《利弊之辩：浅析非法移民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新远见》2012年第3期，第32—39页；Marc R. Rosenblum, "A New Era in US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Implications for the Policy Debate,"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6, No.2, 2015, pp. 122-132；Laura Finley and Luigi Esposito, "The Immigrant as Bogeyman: Examining Donald Trump and the Right's Anti-immigrant, Anti-PC Rhetoric," *Humanity & Society*, Vol.44, No.2, 2019, pp. 178-197。

② 参见强舸：《美国政治中的非法移民议题：基于主权视角的分析》，《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5期，第114—126页；陈积敏：《美国非法移民的现状与特点》，《国际研究参考》2017年第3期，第10—19页；R. E. Hero, "Immigration and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3, 2010, pp. 445-468；张杰等：《美国“熔炉”不熔：奥巴马政府时期拉美裔移民问题探究》，《拉丁美洲研究》2016年第1期，第82—97页；Francisco L. Rivera-Batiz, "Underground on American Soil: Undocumented Workers and U.S. Immigration Polic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3, No.2, 2000, pp. 485-501；牛霞飞：《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政治极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年第1期，第29—55页；〔美〕大卫·G. 恩比克等：《资本主义、种族主义与特朗普主义》，刘曙辉译，《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6期，第49—58页等。

一、美国非法移民问题的起源与演变

历史上,由于受到战乱、气候变迁、贫穷、政治迫害、追求自由、财富,以及“美国梦”等一系列推力和吸力的强烈影响,来自欧洲、非洲、亚洲及拉丁美洲的移民先后涌入美国。在合法移民进入美国的同时,大量非法移民也随之涌入。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移民和非法移民的历史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交织交融的。^①而移民和非法移民的划分又完全是按照美国政府的主观意志来决定的,因而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和时代特点。观察不同历史时期的移民活动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非法移民问题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参考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罗杰·丹尼尔斯(Roger Daniels)的观点,结合当今美国移民活动,可将美国非法移民活动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1. 第一阶段:从北美殖民地时期的移民至建国初期。这一阶段是指从北美殖民时期至19世纪初的早期移民活动。期间,美国从英国殖民地最终成为独立的联邦制国家。尽管早期移民主要来自欧洲大陆,而且英国还在1607年建立了第一个北美大陆的永久性殖民地—詹姆斯敦,^②但是,美国建国后对非法移民的限制却是因殖民地时期开始的奴隶贸易而起。1619年,随着第一批非洲奴隶被强迫带到北美大陆,奴隶贸易成为殖民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奴隶则成为最为典型的非自愿“非法”移民。^③对此,美国国会在1807年通过《禁止进口奴隶法案》(The Act Prohibiting the Importation of Slaves),严禁国家间进行奴隶贸易的非法行为,禁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④这是美国政府为应对非法移民问题所采取的最早的限制性移民法案。在这一阶段,因为美国尚在建国初期,要处理的问题繁多,非法移民尚未成为联邦政府重点关注的政治和社会问题。^⑤

2. 第二阶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虽然早在19世纪初黑人奴隶

^① Mae M. Ngai, *Impossible Subjects: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pp. 58-59.

^② Roger Daniels, *Coming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 p. 41.

^③ Ibid., pp. 62-65.

^④ Finkelman Paul, "Regulating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Civil War History*, Vol.54, No.4, 2008, p. 379; Roger Daniels, *Guarding the Golden Doo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5, p. 6.

^⑤ Michael Jones-Correa and Els de Graauw, "The Illegality Trap: The Politics of Immigration & the Lens of Illegality," p. 186.

就被走私偷运到美国从而成为最早的非法移民,但移民成为美国政府开始关注的问题却是在19世纪末期。^①在这一时期,除了从东海岸入境美国的南欧和东欧移民之外,来自亚洲的中国移民开始从西海岸进入美国。虽然他们大多在美国西海岸从事农业、采矿、铁路建设和餐饮业等低端行业的工作,人口也仅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0.002%,但仍被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指控以低薪抢走了当地人的工作机会,造成了社会矛盾和经济不振。^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开始出现对中国移民进行限制的多种地方法令。为迎合加利福尼亚州地方政府的反移民情绪,谋取政治利益,美国国会于1882年通过《排华法》(Chinese Exclusion Act),严格限制中国移民入境并剥夺了其公民权。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针对一个特定种族的移民群体做出的限制性移民法律。1891年,随着美国成立移民总监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Immigration),开始甄别所谓“不受欢迎”的移民之时,未经许可而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独特类别(distinct category)开始出现。^③此时,美国对非法移民的明确定义和严格监管尚未形成并有效合力,尽管有大量移民出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被登记在册,但非法移民仍尚未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④

3. 第三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在这一阶段,受所谓“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的影响,美国开始从种族和文化层面上蓄意排斥新移民,严格实行限制性的移民政策。据统计,从1917—1965年,美国的移民政策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⑤在排外主义(xenophobia)和种族主义盛行的背景下,美国颁布了一系列愈加严格的移民法案。例如,1921年,美国实行了历史上第一个全面限制移民的《紧急配额法》(Emergency Quota Act),首次引入国家配额系统(quota system)。该法案根据191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为不同国家设定了移民配额,限制某些特定国家每年允许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为该国产移民人口的3%。1924年,《国家来源法》(National Origins Act)又进一步收紧了移民政策,将配额基数改为1890年人口普查数据,并将移民配额减

① Becky Little, “The Birth of ‘Illegal’ Immigration,” *History*, July 2, 2019, <https://www.history.com/news/the-birth-of-illegal-immigration>, 2024-10-08.

② Ibid.

③ Michael Jones-Correa and Els de Graauw, “The Illegality Trap: The Politics of Immigration & the Lens of Illegality,” p. 186.

④ Roger Daniels, *Coming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 p. 131.

⑤ Norman R. Yetman, *Majority and Minority: The Dynamics of Race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 Pearson, 1998, p. 99.

少至2%。《国家来源法》还禁止了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移民。在1882年的《排华法》中,中国移民早已被禁止移民美国,而1924年的法律则进一步扩大了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排斥。出于政治与经济考虑,这两部移民法将来自亚洲和东欧及南欧的移民划分为“限额移民”(quota immigrants),而来自西半球的、与美国有着密切联系的墨西哥、加拿大、古巴等国的移民划分为“非限额移民”(non-quota immigrants)。^① 这一特殊政策背景使得南美洲移民在此期间享有相对自由的移民权利,并为后来更大规模的拉美移民潮奠定了基础。1930年经济大萧条,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移民,甚至强制遣返移民。由于合法移民途径受到严重限制,非法移民现象开始增多。许多被限制的移民选择通过非法途径进入美国,从而导致非法移民问题开始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4. 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在此其间,1965年的《移民和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废除了基于国籍的配额制度,并首次对西半球移民实行限额制度。但该法同时也引入了家庭优先制度(family-sponsored preferences),即允许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优先进入美国而不受配额限制。其中,家庭团聚(family reunification)条款使得占据地理优势的墨西哥移民得以藉此为由大量涌入美国,从而极大改变了美国的移民格局。对此,美国政府逐年限制合法移民进入美国,先后颁布《1986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 of 1986)和《1990年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ct of 1990)以限制移民规模,提高移民进入美国的标准,但这也必然会产生出几乎同等数量的非法移民涌入美国。^② 的确,仅从1965—1990年期间,从墨西哥涌入美国的非法移民人数就高达520万。^③

5.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非法移民活动。在这一阶段,在数量和来源国等方面,美国非法移民活动都有了明显发展,进入21世纪后,这一趋势尤为明显。首先,非法移民数量不断上升。另外,非法移民主要来自拉美地区。美国国土安全局(Department of Home and Security)的有关数据显示,近年来,美国非法移民的数量更是屡创新高。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① Roger Daniels, *Coming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 pp. 299-301.

^② Richard Alba and Victor Nee, *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Assimilation and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27-128.

^③ Douglas S. Massey and Audrey Singer, "New Estimates of Undocumented Mexican Migration and the Probability of Apprehension," *Demography*, Vol.32, No.2, 1995, pp. 209-211.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CBP)的统计数据,自2018年以来,美国在边境逮捕的越境移民人数增加了6倍,而在2023财年,美国边境已遭遇了超过320万非法移民的“侵入”,比2022年增加16%,再创历史新高。^①针对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美国政府更加明显地收紧了移民政策,加强了移民管理力度。例如,2018年,负责管理美国移民体系和处理移民申请的美国联邦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 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USCIS)删去了原先使命宣言中“美国联邦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保证美国是移民国家的承诺、为申请人提供准确有效的讯息、批准移民和公民申请、增进移民对入籍的了解,以及保证美国移民体系的完整”中的“美国是移民国家”这一固定用语,直观地展现出美国对移民的态度已经今非昔比。^②

二、美国非法移民群体的现状及其特征

由于美国移民政策及移民群体自身发生的诸多变化,目前,美国非法移民在人口结构、教育水平、经济状况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已经表现出显著的特点,族裔群体的组成也更加复杂和多样。从美国政府部门发布的大数据分析来看,随着非法移民问题的严重化,该群体呈现出的自身特征与发展态势日渐明显。

(一) 非法移民的人口结构特征

近年来,美国非法移民人口数量在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态势,并在2023年达到历史新高。根据美国国土安全局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美国非法移民数量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所占人口比例也始终居高不下。^③针对这一问题,美国国土安全局、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皮尤研究中心、移民政策研究所和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Federation for American Immigration Reform, FAIR)等机构定期整合分析移民数据,并研究应对措施。然而,由于对“非法移民”定义

① U. 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Nationwide Encounters,” June 20, 2024, <https://www.cbp.gov/newsroom/stats/nationwide-encounters>, 2024-07-13.

② U. 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Mission and Core Values,” February 5, 2024, <https://www.uscis.gov/about-us/mission-and-core-values>, 2024-08-13.

③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Estimates of the Unauthorized Immigrant Population Resi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October 10, 2022, <https://www.dhs.gov/immigration-statistics/population-estimates/unauthorized-resident/>, 2024-07-13.

不同、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差异,各机构的统计数据存在一定的差距。为减少短期波动的影响,本文选取了1990—2023年的长效数据进行分析,从历史视角考察美国非法移民人口数量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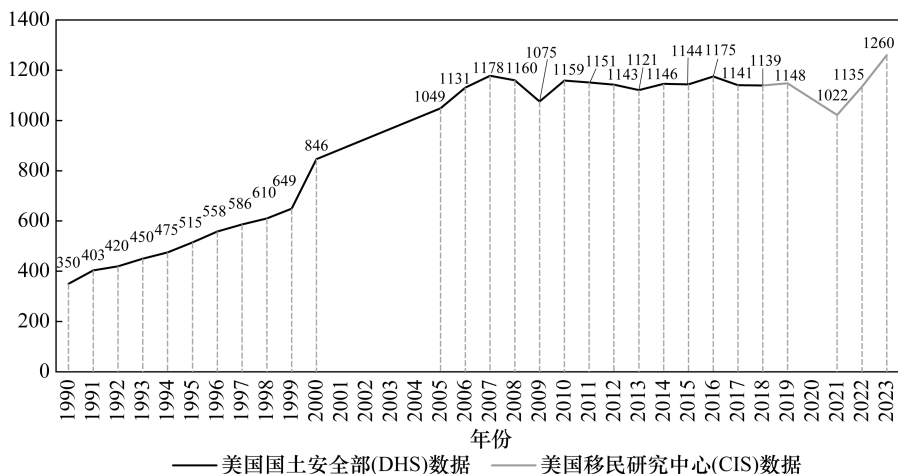


图1 美国非法移民数量估计(1990—2023年,单位:万人)

图表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国土安全局和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相关数据自制而成。1990—2018年的数据来自美国国土安全局,参见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Estimates of the Unauthorized Immigrant Population Resi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ohss.dhs.gov/topics/immigration/unauthorized-immigrants/estimates-unauthorized-immigrants>, 2024-07-13; 2019—2023年的数据来源于美国移民调查中心,参见 Steven A. Camarota and Karen Zeigler, “Estimating the Illegal Immigrant Population Using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March 29, 2022, <https://cis.org/Report/Estimating-Illegal-Immigrant-Population-Using-Current-Population-Survey>, 2024-01-17。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局的统计,1990—2007年,美国非法移民人口持续增长,并在2007年达到1178万的峰值。尽管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衰退对非法移民的影响有限,但由于移民法律地位调整、国土安全部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和境内非法移民的迁出与死亡等原因,从2000年到2009年,非法移民净增长数量急剧下降。这与2000年后美国经济形势下滑、2001年“9·11”事件后强化航空旅行安全,以及国土安全部加强边境执法力度密切相关。^①在2010年至2019年期间,美国非法移民人口数量大致保持稳定,约为1150万人。

^① Robert Warren and John Robert Warren, “1990-2010 NIH Public Access—Unauthorized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Estimates and Components of Change, by Stat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47, No.2, 2013, p. 11.

2019—2021年,因特朗普政府修建边境墙、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等政策,非法移民数量显著下降。然而,随着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废除第42条法令、停止修建边境墙等移民政策,偷越边境的非法移民数量再次大幅增加。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2023年12月的最新数据,自2021年以来,美墨边境“遭遇”(encounter)非法移民的数量持续上升,并在2023财年达到历史新高的320万。^①这直接导致美国境内非法移民数量较2022年激增23%,在2023年更是达到1260万人的历史最高峰。非法移民主要通过南部的美墨边界,也有少部分从北部美国与加拿大的分界线偷渡进入美国,例如在2023年,警察在美加边界抓捕18.9402万非法越境者(illegal crossing)^②,而美墨边界的数量则高达247.5669万人次。^③

美国非法移民的原籍国虽然分布广泛,但大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依据皮尤西裔中心2023年的数据,美国主要的非法移民原籍国位于前列的分别是: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印度、菲律宾、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巴西,来自这些国家的非法移民占到总量的80%。^④从中可以看出,来自拉美地区,尤其是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在美国非法移民中所占比例最高。美国国务院2024年9月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与墨西哥共有2000英里(约3219公里)的边境线,设有47个陆路入境口岸。^⑤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墨西哥成为美国非法移民的主要输送国。美国移民中心的数据也显示,1990—2015年,墨西哥籍的非法移民在美国非法移民总数中所占比例始终过半,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的危地马拉裔或者萨尔瓦多裔的非法移民。因此,有学者认为,“非法移民问题基本上是由非法入境的墨西哥人造成的问题”。^⑥

然而,自2007年达到顶峰之后,居住在美国的墨西哥裔非法移民人数和比例逐年下滑。到2021年,美国境内的墨西哥裔非法移民仅有410万,占全国

① U. 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Nationwide Encounters,” June 20, 2024, <https://www.cbp.gov/newsroom/stats/nationwide-encounters>, 2024-07-13.

② 非法越境(illegal Crossing)是指未经许可越过国界;而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s)是指未经合法程序定居他国,非法越境是其方式之一。

③ U. 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Nationwide Encounter,” June 20, 2024, <https://www.cbp.gov/newsroom/stats/nationwide-encounters>, 2024-10-13.

④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MPI Issues New Estimates of the Size and Origins of the U. S. Unauthorized Immigrant Population,” September 13, 2023,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news/2021-estimates-us-unauthorized-immigrant-population>, 2024-07-13.

⑤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U. S. Relations with Mexico,” September 16, 2024, <https://www.state.gov/u-s-relations-with-mexico>, 2024-10-27.

⑥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187页。

非法移民的 39%，创下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① 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统计数据和边境移民趋势的分析，2022 年至 2024 年墨西哥裔非法移民的比例仍不会回升。^② 由于受到国内问题的影响，来自北三角（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的非法移民数量却持续上升。^③

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合法入境后逾期滞留、使用伪造虚假文件，以及假结婚、海陆偷渡等方式。绝大多数非法移民通过陆地边界非法进入美国。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2019 年 10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间，边境逮捕非法移民的总数接近 1100 万次，约占非法移民总人数的 50%。^④ 通过持有合法签证入境后逾期滞留的非法移民在所有非法移民人口中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估计，大约有 33% 至 50% 的非法移民通过签证逾期后非法滞留的方式继续生活在美国。^⑤ 此外，还有部分非法移民采取伪造护照、签证、绿卡和其他身份证件、通过与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假结婚途径获得合法入境资格，或滥用庇护政策，或通过第三国入境等方式进入美国。

受到原籍国地理位置与主要入境口岸的影响，非法移民在美国的区域分布也呈现出明显的集中性。非法移民主要的入境口岸是美墨边境，特别是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这三个区域被逮捕的非法移民占总逮捕数量的 81.3%。^⑥ 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后也主要聚集于临近美墨边境的得克萨斯州（14.35%）、佛罗里达州（7.64%），或者实行移民“庇护州”政策的州

① Pew Research Center, “Mexicans Are No Longer A Majority of Unauthorized Immigrants Living in the U. S.,”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11/16/what-we-know-about-unauthorized-immigrants-living-in-the-us/sr_23-11-16_unauthorized-immigrants_3/, 2024-07-13.

② John Gramlich, “Migrant Encounters at the U. S.-Mexico Border Hit a Record High at the End of 2023,” Pew Research Center, February 15, 2024,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4/02/15/migrant-encounters-at-the-us-mexico-border-hit-a-record-high-at-the-end-of-2023/>, 2024-07-20.

③ Ashley Wu, “Why Illegal Border Crossings Are at Sustained High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9, 2023,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3/10/29/us/illegal-border-crossings-data.html>, 2024-07-13.

④ USA Facts, “What Can the Data Tell Us about Unauthorized Immigration?” August 1, 2024, <https://usafacts.org/articles/what-can-the-data-tell-us-about-unauthorized-immigration/>, 2024-08-02.

⑤ Pew Research Center, “Modes of Entry for the Unauthorized Migrant Population,” May 22, 2006, <https://www.pewresearch.org/race-and-ethnicity/2006/05/22/modes-of-entry-for-the-unauthorized-migrant-population/>, 2024-08-02.

⑥ USA Facts, “What Can the Data Tell Us about Unauthorized Immigration?” August 1, 2024, <https://usafacts.org/articles/what-can-the-data-tell-us-about-unauthorized-immigration/>, 2024-08-02.

如加利福尼亚州(21.04%)、纽约州(6.97%)等。^① 美国非法移民人口数量前十位的州占非法移民人口总数的70.6%。由此可见,非法移民在进入美国后展现出极强的区域集中性。^② 在具有相似文化背景或者实施对移民更为友好政策的地区居住与生活,非法移民能够更快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并在当地同情者的帮助下更容易找到工作,因此,他们更倾向于聚集在这些地区生活和工作。^③ 但与此同时,这些大量涌入的非法移民也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压力。

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在年龄和性别构成等方面具有明显特征。根据2019年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非法移民的年龄主要分布在25岁—34岁与35岁—44岁之间,分别占比27%和28%,而16岁以下和55岁以上的非法移民仅占5%和9%。^④ 由此可见,青壮年在非法移民群体中仍然是非法移民的主力。美国本土居民25岁—34岁与35岁—44岁的占比分别为13%和12%。^⑤ 两者对比,非法移民的中青年比例是美国相同年龄段的两倍以上。这一现象可以归因于多个原因。首先,青壮年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他们更有动力通过非法途径移民美国,以获取更好的经济机会,提高生活水平,同时支撑原籍国的家庭。其次,年轻人也具备更强的体力和适应能力,能够承受长途跋涉的消耗并接受在新环境中的挑战。再次,移民原籍国所在地区(如拉丁美洲和亚洲)本身的年轻人口比例较高,且国内就业机会有限,促使年轻人利用年龄优势移民美国。

从性别构成来看,根据美国国土安全局2007年的数据统计,男性和女性的非法移民人数分别为667万和511万。^⑥ 如图2所示,截至2019年,男性非法移民数量呈下降趋势,女性非法移民数量整体有所增加,从而使男女非法移

① 移民“庇护州”政策是指美国地方政府按照法律或行政命令拒绝同联邦政府,特别是联邦移民与海关管理机构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开展合作,以此回应联邦政府推行的移民限制政策。

② Federation for American Immigration Reform, “How Many Illegal Aliens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23 Update,” June 22, 2023, <https://www.fairus.org/issue/illegal-immigration/how-many-illegal-aliens-are-united-states-2023-update>, 2024-07-13.

③ James P. Smith and Barry Edmonston, eds., *The New Americans: Economic, Demographic, and Fiscal Effects of Immigration*,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1997, pp. 58-59.

④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Profile of the Unauthorized Population: United States,” 2019,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data/unauthorized-immigrant-population/state/US>, 2024-07-13.

⑤ U. S. Census Bureau, “Age and Sex Com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9,” 2019, <https://www.census.gov/data/tables/2019/demo/age-and-sex/2019-age-sex-composition.html>, 2024-07-13.

⑥ Michael Hoefer, et al., “Estimates of the Unauthorized Immigrant Population Resi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007,”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http://www.dhs.gov/xlibrary/assets/statistics/publications/ois_ill_pe_2007.pdf, 2024-07-13.

民的数量差距从 2007 年的 156 万减少到 89 万。女性非法移民数量的增加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移民政策和执法的调整等因素密不可分。例如,传统上,美国建筑、农业和制造业等男性集中的行业在 2007 年后的经济衰退期间受到很大冲击,而服务业、家政和护理等女性集中的行业则需求增长,女性非法移民来到美国可以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美国的移民政策和执法力度的变化也影响了性别比例。例如,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边境安全和非法移民执法力度明显加强,特别是针对单身男性的打击力度更大,而家庭团聚和人道主义保护政策则相对宽松,使得女性和儿童更容易获得合法身份或受到政府暂时保护。^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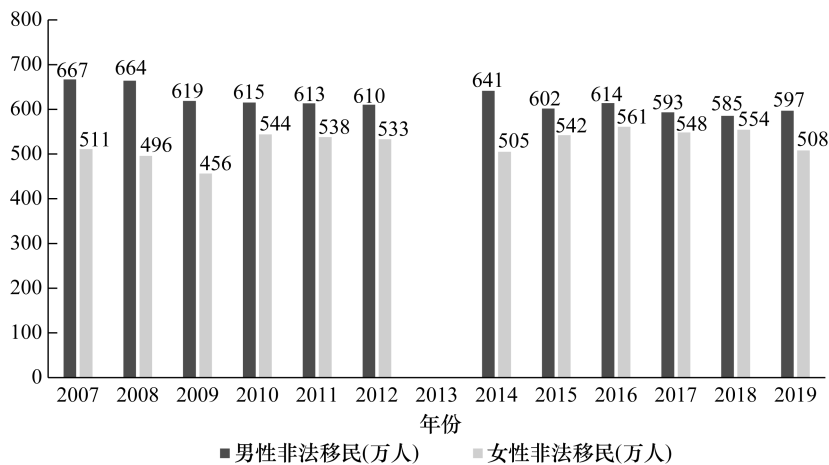


图 2 2007—2019 年非法移民性别图

图表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国土安全局和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相关数据自制而成。2007—2018 年的数据来自美国国土安全局(未公布 2013 年的数据),参见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Estimates of the Unauthorized Immigrant Population Resi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ohss.dhs.gov/topics/immigration/unauthorized-immigrants/estimates-unauthorized-immigrants>, 2024-07-13; 2019 年的数据来源于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参见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Profile of the Unauthorized Population: United States,”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data/unauthorized-immigrant-population/state/US>, 2024-01-17。

(二) 非法移民的教育水平状况

鉴于非法移民数量激增且适龄受教育人口不断增长,其整体教育层次无

^① United States National Park System Advisory Board, *American Latinos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A Theme Study*, Washington, D. C. : National Park Service Advisory Board, 2013, p. 10.

疑影响着美国社会整体的公民素质。目前,虽然非法移民群体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仍然较低,但相对而言,其受教育的程度却逐年上升。2019年,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对2015年至2019年的数据分析后发现,70%的非法移民学历在高中以下,12%的非法移民接受过大学教育,18%的非法移民拥有学士及以上学历。^①美国移民研究中心史蒂芬·A.卡马罗塔(Steven A. Camarota)在2020年至2023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非法移民数据样本的基础上,结合美国当前人口调查显示的这些非法移民在原籍国的教育水平数据,得出结论认为,在非法移民群体中,64%的非法移民的学历在高中以下,12%的非法移民接受过大学教育,24%的非法移民拥有学士及以上的学位。^②从两组数据中可以看出,非法移民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有了提高,受过高等教育的非法移民数量逐年上升。

然而,与美国整体人口相比较,非法移民的受教育水平仍然较低,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显著偏少。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统计数据,2022年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90%,而持有学士学位或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为37.9%。^③这种显著差异不仅仅与非法移民所在原籍国的教育程度有关,也与他们来到美国后所受到的语言、文化、经济障碍有关。在非法移民家庭中,许多家长和学生的英语水平有限。语言障碍不仅影响了学生的课堂学习和理解能力,还限制了家长与学校沟通和参与教育决策的能力。在加州等地区,学校资源不足,无法为非英语为母语的学生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这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学生在学业上的挑战。^④此外,文化差异可能导致学生及其家长在学校环境中受到歧视或者感到孤立,很多教师也对这些学生表现出的语言或文化差异缺少耐心,进而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学业表现。^⑤

与此同时,许多非法移民家庭的收入来源极其有限,经济状况不佳,无法

①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Profile of the Unauthorized Population: United States," September 6, 2020,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data/unauthorized-immigrant-population/state/US>, 2024-07-13.

②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the U. S. Labor Market," September 13, 2023, <https://cis.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9/camarota-testimony-9-13.pdf>, 2024-07-13.

③ Statista,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2022, b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July 5, 2023,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40868/educational-attainment-in-the-us/>, 2024-07-24.

④ California Immigrant Data Portal,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tric to Evaluate Economic Mobility," July 7, 2022, <https://immigrantdataca.org/indicators/educational-attainment>, 2024-07-24.

⑤ Derald Wing Sue, et al., "Racial Microaggressions in Everyday Life: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Practice," *Am Psychol*, Vol.62, No.4, 2007, pp. 271-286.

负担子女接受教育的成本,尤其是进入大学之后的高昂教育费用。奥巴马政府曾经推出“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DACA),旨在为在童年时期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提供暂缓遣返的保护,并赋予他们合法工作的权利。尽管这一政策为许多年轻的非法移民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使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但这并未彻底解决这些群体面临的教育负担问题。

2020年,美国大约有45万无证移民学生就读于各高等教育机构,仅占所有学生的比例约2%。其中,具有“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资格的学生数量约为24万到30万。^①在这些非法移民学生中,大约87%的学生具有本科学历,而13%的学生具有研究生或者以上学历。^②可见,在学费高昂的高等教育中,非法移民与美国本土居民之间的差距愈发明显。虽然一些州为“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受益人和其他符合条件的非法移民学生提供州内学费优惠和财政援助,以使它们能够以较低的学费接受高等教育,但这些支持性措施的适用范围并不广泛。由于各州政策不一,许多“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受益人仍然无法享受州内学费优惠,甚至无法获得联邦学生贷款或其他形式的财政援助。即使依靠自身努力获得了奖学金等财力上的资助,他们仍然需要承担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其他学杂费用。加上“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身份的不确定性,许多学生在面对教育费用时,依然感到沉重的经济压力。在此种情况下,这些年轻人不得不在教育与工作之间反复权衡,甚至被迫中断学业以支持家庭生计或为自己的未来积累资金。

(三) 非法移民的经济状况

美国政府在制定移民政策时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就是如何保护美国劳动者自身的利益。非法移民是否会对美国劳动者的工资和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以及是否会阻碍美国的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限制非法移民入境的程度和社会对非法移民的态度。在美国,受教育程度往往与

^① Beth Redden, "Report Finds Growth in Undocumented Student Population," Insider Higher Ed, April 16, 2020,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4/17/report-estimates-more-450000-undocumented-immigrants-are-enrolled-higher-ed>, 2024-07-26.

^② Jose Magaña-Salgado, "New Report: More Than 450,000 Undocumented Students Enrolled in Colleges & Universities in United States," Presidents Alliance, April 16, 2020, <https://www.presidentsalliance.org/press/new-report-more-than-450000-undocumented-students-enrolled-in-colleges-universities-in-united-states/>, 2024-07-26.

个人的职业选择密切联系。因为受到相对较低的教育水平的限制,非法移民的职业选择明显展现出低工资、低技能、低社会地位的“三低”特点。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大约有780万的非法移民被雇用,占全美劳动力的5%。^①受教育水平限制,非法移民的职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服务业,包括农业、建筑、休闲/酒店、服务业和制造业等行业。虽然非法移民仅占民用劳动力总数的5%,但却占据农业的15%,建筑业的13%,休闲/酒店业的8%。^②排名靠前的职业包括女佣、清洁工人、厨师、建筑工人和农民。^③受限于非法移民的教育水平和法律地位,非法移民难以进入高技能或高薪行业。然而,这些劳动力的流入为美国部分行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劳动力支持。例如,建筑业依赖大量非法移民工人进行体力劳动,而服务业中的清洁、餐饮等工作由于工资低、工作环境恶劣,很少能吸引本地工人。此外,美国农业领域也高度依赖非法移民,他们在种植、收割和其他农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劳动工人,美国的农业生产可能面临崩溃,粮食价格也会大幅上涨。^④

毫无疑问,非法移民“抢占”了本地低技能人群的工作机会,加大了贫富差距。同时,非法移民又填补了“三低”产业中的劳动力缺口,承担了很多环境差但工资低的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法移民只从事本土居民不愿做的低端工作。即使是在非法移民最为集中的女佣和清洁工人行业内,非法移民劳动者也仅占其中的20%,剩下80%的工作仍然由合法移民与美国本土的居民承担。^⑤2018年,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在非法移民占15%以上的20

① Pew Research Center, “What We Know about Unauthorized Immigrants Living in the U. S.,” November 16, 2023,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11/16/what-we-know-about-unauthorized-immigrants-living-in-the-us/>, 2024-07-12.

② Jeffrey S. Passel and Jens Manuel Krogstad, “Unauthorized Immigrant Workforce is Smaller, but with More Women,”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27, 2018, <https://www.pewresearch.org/race-and-ethnicity/2018/11/27/unauthorized-immigrant-workforce-is-smaller-but-with-more-women/>, 2024-08-12.

③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Profile of the Unauthorized Population: United States,” Baker Institute,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data/unauthorized-immigrant-population/state/US>, 2024-01-18.

④ Alejandro Gutiérrez-Li, “Feeding America: How Immigrants Sustain US Agriculture,” July 19, 2024, <https://www.bakerinstitute.org/research/feeding-america-how-immigrants-sustain-us-agriculture>, Baker Institute, 2024-08-06.

⑤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the U. S. Labor Market,” September 13, 2023, <https://cis.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9/camarota-testimony-9-13.pdf>, 2024-07-13.

多个职业中,仍有超过 570 万的美国人和 220 万的合法移民。^① 2017 年,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公布的报告显示,非法移民确实对美国人的工资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那些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② 换言之,非法移民的涌入对拥有高技能、高知识水平的美国人影响甚微,但却“抢占”了低技能人群的工作机会,从而加剧了美国本土居民内部的贫富差距。

受到其职业与非法身份的影响,美国非法移民整体收入较低。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2022 年的数据,美国非法移民的家庭收入中位数约为 3.6 万美元,明显低于美国全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约 6 万美元。^③ 约有 26% 的非法移民家庭收入低于美国贫困线,其中 12% 的非法移民家庭收入不及贫困线收入的 50%。^④ 由于其低收入和非法身份,非法移民的住房拥有率也较低。美国移民政策研究局 2019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仅有约 28% 的非法移民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屋。^⑤ 绝大多数非法移民都需要依靠租房居住在美国,或者根本没有稳定的住所。但是,与非法移民收入较低相对的是因为非法移民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其购买力不容小觑。以墨西哥裔为例,2021 年,墨西哥裔非法移民的总消费(税后收入)就超过 822 亿美元。^⑥ 而因为随着处于贫困水平线之下的非法移民比例逐步下降以及人口年轻化的影响,预计美国非法移民的购买力也会继续增长。

三、美国非法移民问题产生的影响

大量非法移民不断涌入美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边境安全问题,

① Steven A. Camarota, et al., “There Are No Jobs Americans Won’t Do: A Detailed Look at Immigrants (legal and illegal) and Natives Across Occupations,”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August 26, 2018, <https://cis.org/Report/There-Are-No-Jobs-Americans-Wont-Do>, 2024-07-13.

②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The Economic and Fiscal Consequences of Immigration*,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7, p. 242.

③ Pew Research Center, “A Portrait of Unauthorized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pril 14, 2009, <https://www.pewresearch.org/race-and-ethnicity/2009/04/14/a-portrait-of-unauthorized-immigrants-in-the-united-states/>, 2024-07-26.

④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Profile of the Unauthorized Population: United States,”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data/unauthorized-immigrant-population/state/US>, 2024-07-26.

⑤ Ibid.

⑥ New American Economy, “Examining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s of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by Country of Origin,” March 8, 2021, <https://research.newamericaneconomy.org/report/contributions-of-undocumented-immigrants-by-country/>, 2024-07-26.

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以及社会和文化问题。非法移民问题除了在人口数量、教育水平等方面发生了诸多变化之外,也给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 非法移民问题导致不同族裔之间的政治博弈和对抗。白人、拉美裔、亚裔、非洲裔等少数族裔群体由于各自的利益和政治诉求不同,在对待非法移民议题上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这反过来又影响了美国政治的走向。具体而言,随着拉美裔为主的非法移民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他们在美国选举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伴随着拉美裔居住地不断扩散至美国腹地,美国非法移民分布状况也从聚居状态呈现出分散状态,^①“种族性”已经成为当今美国政治秩序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成分,移民的不断涌入使得争取少数族裔的支持已成为党派之争的关键因素,^②而不同族裔群体对非法移民群体态度不一,加之美国共和党对移民问题强硬态度,使得美国的移民问题变得更加庞杂、难以治理。^③

2. 非法移民对美国联邦和州的财政造成严重负担。从经济影响来看,虽然非法移民通过交税为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减轻了税收负担,同时也在偏远地区减缓了当地人口增长缓慢的危机,补充了急需的劳动力,但总体而言,非法移民对政府税收以及地方人口方面的贡献仍然远少于其带来的红利。例如,2023年,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Federation for American Immigration Reform)的数据显示,非法移民对美国联邦和州的财政造成了巨额负担。为处理非法移民问题,美国联邦政府每年在医疗、教育、治安等领域的花费超过1820亿美元,而非法移民缴纳的税款仅为320亿美元,这在客观上又对美国本土纳税者造成了更大的压力。^④同时,非法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除了使美国政府的公共服务资源相对减少,治理成本增加之外,还增加了当地人特别是从事低端产业工人的失业风险,从而造成非法移民与当地人融合困难,加之无证工人自身的隐蔽性,以及媒体长期渲染移民威胁,煽动民众情绪,使得美国社

① 陈积敏:《美国非法移民的现状与特点》,《国际研究参考》2017年第3期,第10—19页。

② R. E. Hero, "Immigration and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3, 2010, pp. 445-468.

③ 张杰等:《美国“熔炉”不熔:奥巴马政府时期拉美裔移民问题探究》,《拉丁美洲研究》2016年第1期,第82—97页。

④ Federation for American Immigration Reform, "The Fiscal Burden of Illegal Immigration on United States Taxpayers | 2023 Cost Study," March 8, 2023, <https://www.fairus.org/issue/publications-resources/fiscal-burden-illegal-immigration-united-states-taxpayers-2023>, 2024-07-13.

会长期以来对非法移民存在敌视与歧视。^① 这种敌对情绪造成族裔间的冲突时常发生,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3. 非法移民对美国的社会治安带来巨大挑战。非法移民除了通常被认为是使本地人的工资降低的始作俑者之外,也经常被看成当今美国社会治安的“破坏者”与各种犯罪的“重要参与者”。然而,美国加图研究所亚历克斯·诺拉斯克(Alex Nowrasteh)等学者在分析 2018 年得克萨斯州公共安全部数据的基础上发现,该州本土出生美国人的刑事定罪率为 14‰,而非法移民的刑事定罪率为 7‰,合法移民的刑事定罪率为 5‰。^② 也就是说,非法移民及合法移民的刑事定罪率都显著低于本土出生的美国人。诺拉斯克等学者还指出,得克萨斯州的非法移民刑事定罪率与全国非法移民的监禁率相关系数高达 0.99,因此,可以将得克萨斯州的非法移民犯罪情况类推到全国。这意味着,在整个美国,非法移民的定罪率和逮捕率都显著低于美国本土居民。此外,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教授迈克尔·莱特的一项研究也表明,非法移民的增加还可以降低财产犯罪、盗窃和入室行窃的发生率。^③ 上述数据和研究有助于澄清普遍存在的关于非法移民高犯罪率的偏见与误解。首先,非法移民通常面临更高的执法和移民监督压力,这可能导致他们避免犯罪行为,以减少被逮捕和驱逐出境的风险;其次,合法移民经过严格的筛选程序,通常也具有较高的社会适应能力和遵纪守法意识。反而一些美国本土居民因为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其犯罪率遥遥领先。虽然非法移民并没有显著增加刑事犯罪,但其大规模的涌入还是给美国的社会治安带来了巨大挑战。同时,尽管大多数非法移民并未参与重大犯罪活动,但他们在数量上的不断增长也对社会的治安管理与监督带来了新的危险和挑战。

4. 非法移民加剧美国社会的文化冲突。随着非法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文化同化(cultural assimilation)与文化冲突(cultural conflict)已成为美国社会中的显著问题。非法移民在为美国带来丰富的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入侵”了美国主流社会和文化,加大了所谓分裂美国的风险。非法移

① Francisco L. Rivera-Batiz, “Underground on American Soil: Undocumented Workers and U. S. Immigration Polic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3, No.2, 2000, pp. 485-501.

② Alex Nowrasteh, et al.,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Crime in Texas,” Cato Institute, October 13, 2020, <https://www.cato.org/sites/cato.org/files/2020-10/working-paper-60.pdf>, 2024-07-13.

③ Michael T. Light, et al., “Undocumented Immigration, Drug Problems, and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0-2014,”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107, No.9, 2017, pp. 3-5.

民在文化同化等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和社会排斥。这些障碍和困难不仅限制了他们的社会同化,还加剧了文化冲突。例如,墨西哥裔非法移民通常在家中主要使用西班牙语而非英语。这种语言障碍在社会上使他们在就业、教育和社会互动中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①根据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数据,大部分墨西哥裔非法移民在家中使用西班牙语,大约69%的墨西哥裔移民(年龄在5岁及以上)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流利使用英语。^②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他们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造成身份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

此外,因为语言、技能、法律以及家庭和社会联系等多种原因,非法移民通常选择聚居在自己所属的族裔社区内,利用族裔社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谋求生存之道,这虽然有助于他们在新生存环境中得到多种帮助和支持,同时又能与原籍国保持跨国文化关系,但这也直接导致了在主流社会上的文化适应困难。由于非法身份、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等多方面的困难,他们在社会上经常面临各种歧视和排斥,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与主流社会的隔阂和矛盾。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墨西哥裔移民社区非常庞大,这些社区内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与他们在原籍国时没有太大差异。对非法移民而言,这种情况虽然能够帮助他们保持本族裔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但也因此加深了他们与主流社会之间的隔阂。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在移民群体与当地居民之间频繁发生,无疑影响了他们与美国主流社会和文化的适应和融合。

近年来,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日益发展,由于该理念较为同情多为少数族裔的非法移民群体,与传统的美国保守主义展开了愈加激烈的文化斗争,形成了对主流地位的巨大挑战,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使得以特朗普主义为代表的族裔间对抗得以兴盛。^③其实,不管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拉美裔美国人所谓的不断“侵入美国”给美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带来的影响抑或挑战都是空前的。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所指出的,以拉美裔移民为代表的移民人

① Cecilia Esterline and Jeanne Batalova, “Frequently Requested Statistics on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March 17, 2022,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frequently-requested-statistics-immigrants-and-immigration-united-states-2022>, 2024-07-26.

② Cecilia Esterline and Jeanne Batalova, “Frequently Requested Statistics on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March 17, 2022,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frequently-requested-statistics-immigrants-and-immigration-united-states-2022>, 2024-07-26.

③ 牛霞飞:《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政治极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年第1期,第29—55页;〔美〕大卫·G.恩比克等:《资本主义、种族主义与特朗普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6期,第49—58页。

口数量在美国不断扩张,同时又在继续坚持和宣扬他们族裔原有的社会价值观、习俗和文化,这对美国的文化认同造成了巨大冲击。如果美国同化移民的努力最终失败,那么,这种文化冲突不仅会挑起社会冲突,导致国家分裂,甚至从根本上终结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①

四、美国非法移民的治理困境

随着美国非法移民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美国政府采取的移民政策也越发严厉。美国两党在对待移民问题上采取不同策略。拜登政府采取了较为谨慎、保守的移民政策,但特朗普上台后,将采取更加激进措施。在 2024 年大选中对选民做出的 20 条核心承诺中,其中就包括修建美墨边境墙,制止移民“入侵”美国和开展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赶移民行动。^② 可以预见,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除了要完成其第一任期未完成的修建美墨边境墙之外,势必会借助各种手段,采取更广泛、更严厉的移民政策处理非法移民问题。虽然美国有明确的规定可以将非法移民遣返回其原籍国,但在法律、人道主义、政党政治博弈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完全实施移民政策必将面临重重困难。

(一) 庞杂繁多的法律体系与人道主义考量

从法律角度来看,美国的移民法律体系庞杂繁多,涉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多个有关部门。各部门对非法移民的定义和遣返的标准不尽相同,而这些标准又由移民的原籍国、个人背景、在美居留时间,以及可能面临遣返及遭遇的风险等多重因素所构成,因此,各部门制定的标准及移民自身的因素差别显著。此外,根据美国法律,非法移民在被遣返前有权获得法律程序保障,如举行听证会和进行上诉,而这些程序本身就需要耗费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美国国会研究服务机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仅在 2018 年,就有近 70 万名非法移民在移民法庭排队等待听证,使得案件平均等待时间超过 700 天。截至 2022 年底,约有 180 万移民案件在联邦移民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 210—283 页。

② Trump and Vance, “Agenda 47,” <https://www.donaldjtrump.com/platform>, 2024-11-05.

法庭中等待判决,这种程度的案件积压使得遣返程序进展极为缓慢。^①此外,执行遣返非法移民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由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每年的预算有限,他们难以全面严格执行对非法移民的遣返。据统计,从2011财年到2020财年,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平均每年仅能驱逐9.6373万名被逮捕的人,这一数据远远少于美国非法移民的总数(参见图1)。并且并非所有被驱逐的人都是非法移民,合法居留的非公民(如永久居民)也会因为某些原因(如刑事犯罪)而被驱逐出境。^②

此外,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许多非法移民可能在他们的原籍国面临暴力或其他人道主义危机。根据美国《难民法》(Refugee Act of 1980),如果非法移民能够证明在其原籍国面临迫害的风险,他们可以申请庇护,从而避免遣返。此外,非法移民可以根据《移民和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第208条申请庇护。这项法律旨在保护那些在其原籍国因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成员身份或政治见解而遭受迫害的人。因此,庇护申请者、未成年人、受到迫害的人,都有可能获得保护资格而不被遣返到可能威胁他们生命安全的国家。例如,2021年和2022年,拜登政府就将年度移民安置者限额上调至6.25万人和12.5万人,远高于2020年特朗普执政时期的1.5万人,从而反映出在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中的人道主义关怀。^③

(二)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博弈

影响非法移民是否应当被遣返等移民政策最重要因素是政党政治博弈。移民问题在美国国内政治中一直是个高度敏感和意见分裂的议题,自拜登总统2021年执政以来,美国两党围绕非法移民问题的斗争不断加剧。2024年1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以微弱多数票(5:4)裁决暂时允许联邦特工在边境执

① Abigail F. Kolker and Holly Straut-Eppsteiner, "Unauthorized Immigrant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R47218),"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ugust 10, 2022,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7218>, 2024-08-12.

② Abigail F. Kolker and Holly Straut-Eppsteiner, "Unauthorized Immigrant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R47218),"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ugust 10, 2022,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7218>, 2024-08-12.

③ Nicole Ward and Jeanne Batalova, "Refugees and Asylees in the United State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June 15, 2023,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refugees-and-asylees-united-states-2022>, 2024-08-13.

行切断围栏的行动,这与当选总统特朗普加强边境安全的政策背道而驰。此举引发共和党对以拜登政府为代表的民主党的移民政策的强烈批评,甚至导致了由共和党把持的众议院对美国国土安全局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Alejandro Mayorkas)的弹劾。^①

为减少国内的非法移民数量、改善美墨边境局势,拜登政府采取了或驱逐或改善的相关措施。例如,通过提高驱逐国内非法移民力度、加重雇佣非法移民企业的处罚力度、扩大美墨边境隔离等方式阻碍非法移民入境,或者采取增加移民法官和工作人员数量(以更快地做出庇护决定)、降低移民获得合法身份难度、为移民提供更好的安全和健康条件等措施,以改善国内非法移民的生活条件或者推动非法移民合法化。然而,由于美国是联邦制国家,虽然联邦政府在移民政策上具有决定权,但地方政府在移民治理政策上依旧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各州政府出于本州利益的考量制定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其中,以得克萨斯州为代表的强硬派和纽约州为代表的人道派较为典型。

得克萨斯州处于与墨西哥陆地接壤的独特地理位置,成为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主要通道之一,长期以来一直位居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聚集州的前列。因此,得州地方政府非常关注边境安全问题。此外,得克萨斯州长期由共和党主导,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倾向于采取强硬和保守的政策。加上得克萨斯州的经济较多依赖石油、农业等传统产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当地居民对失业率和工资竞争的担忧促使政府采取严格的移民管控措施。因此,该州州长采取了包括部署州警和国民警卫队在内的严格边境执法措施,意图阻止非法移民的流入,以回应共和党选民对边境安全的关注。^② 为支持这些安全措施,得州政府专门拨款以加强边境巡逻,并采取法律行动,以保护本地经济和社会安全,抗议联邦政府未能有效控制边境。例如,2024年1月22日,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暂时允许联邦特工在边境执行切断围栏的行动时,得克萨斯州立刻爆发了激烈的抗议行动,指责拜登政府的政策是在纵容非法移民通过

^① Caitlin Yilek, "House Impeaches Alejandro Mayorkas in Historic Vote, Punishing DHS Chief over Handling of U. S. -Mexico Border," Politics, February 14, 2024, <https://www.cbsnews.com/news/alejandro-mayorkas-impeachment-second-house-vote/>, 2024-08-10.

^② Alejandro Serrano, "Migrant Apprehensions Are Down at the Texas Border. Have State Policies Had an Impact?" The Texas Tribune, April 24, 2024, <https://www.texastribune.org/2024/04/22/texas-border-migrant-apprehensions-abbott-operation-lone-star/>, 2024-08-10.

美墨边境继续涌入美国,甚至酝酿将得州从美国分裂出去的计划,并不惜调动得州警卫队和民兵组织以对抗美国联邦执法人员。^①

作为美国传统移民地的“庇护城市”(Sanctuary City)纽约市,则采取了更为包容和人道的政策。纽约州不仅为非法移民提供了包括住房、食品和卫生服务在内的基础设施,还通过发放预付借记卡为移民提供日常必需品的购买资金,给予非法移民充分的经济支持。2023年7月,纽约州州长凯茜·考特妮·霍楚尔(Kathy Courtney Hochul)采取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方案——为来到纽约州的非法移民提供就业证件,允许他们合法工作。联邦政府《移民和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中规定庇护申请者至少需要180天才能获得就业授权,而这一提案将在非法移民申请庇护后45天内颁发工作证件,从而大大缩短从申请庇护到获得工作许可的等待时间。^②此外,凯茜·考特妮·霍楚尔还签署了一项法案,将威胁举报某人的非法移民身份视为纽约州法律下的敲诈或胁迫行为,从而保护纽约州的非法移民免受不法分子利用其移民身份进行勒索或恐吓的威胁。这些举措都反映出了纽约州作为一个全球性多元文化都市的进步与包容,以及民主党主导下对人道主义的重视及努力。^③

虽然纽约州对非法移民采取更为包容的态度,但拜登政府不断放宽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限制还是给纽约州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截至2023年9月,已经有超过6万人居住在该州的庇护中心。为了给移民提供住所、食品和其他方面的服务,纽约州的支出已经高达17亿美元。^④自2023年以来,联邦政府已经允许数十万移民进入美国,并不断地将大量移民转运至纽约州。美国国土安全局的数据显示,仅2023年4月就有超过1.7万名主要来自墨西哥与中

① Holly Yan, et al., “Texas Seized Part of the US-Mexico Border and Blocked Federal Border Patrol Agents. Here’s What Happened Next,” CNN, February 29, 2024, <https://edition.cnn.com/2024/01/27/us/texas-eagle-pass-us-mexico-border/index.html>, 2024-08-10.

② New York State, “Governor Hochul Announces Implementation of Federal Measures to Protect Undocumented Workers During Labor Investigations,”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hochul-announces-implementation-federal-measures-protect-undocumented-workers-during>, 2024-07-10.

③ Ibid.

④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New York and Other U. S. Cities Struggle with High Costs of Migrant Arrivals-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September 27, 2023,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translate.google/article/cities-struggle-migrant-arrivals-new-york?_x_tr_sl=en&_x_tr_tl=zh-CN&_x_tr_hl=zh-CN&_x_tr_pto=sc/, 2024-07-26.

美洲的非法移民从美国南部边境地区被转运到纽约市。^① 为给移民提供住房, 纽约州新建了 200 多个安置点, 其中, 包括 140 个酒店、学校体育馆、前警察学院大楼, 甚至曼哈顿的一家豪华酒店也被改造成收容中心。^② 在这样的情况下, 联邦政府在 2023 财年却仅仅分配给了纽约市 1.45 亿美元, 尚不足该市用于移民支出的十分之一, 只能为缓解移民问题给予微薄的帮助。^③ 因此, 即使是民主党主导的纽约州政府也对拜登政府的政策表示不满。纽约市市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更是指出, 大量移民的涌入将给纽约市带来超过 120 亿美元的损失, 到 2025 年中期, 这可能“摧毁”这座城市。^④

因此, 美国社会普遍认为, 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与措施加剧而非改善非法移民问题与边境局势的恶化。2024 年 2 月, 皮尤研究中心所展开的美国人政府对处理移民问题方式态度的调查显示, 除了增加审理庇护申请的法官数量(60%), 降低移民获得合法身份难度(56%), 以及提高驱逐国内非法移民力度(52%)三项重要措施之外, 美国公众整体上认为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并没有真正改善国内环境。^⑤ 另外, 皮尤研究中心数据也显示, 有高达 78% 的美国人认为, 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大量移民事实上已经给美国带来了一个重大危机(45%), 或者至少可以称之为一个重大的问题(32%)。^⑥

从职业性质和就业状况来看, 高技能职业与低技能职业或者无业的美国人因其经济利益、工作机会、社会安全等多种因素对非法移民展现出了迥然不同的态度。从事高技能职业的美国人通常对非法移民持较为宽容或中立的态

① Homeland Security, “Fact Sheet: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Takes New Actions to Increase Border Enforcement and Accelerate Processing for Work Authorizations, While Continuing to Call on Congress to Act-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September 20, 2023, <https://www.dhs.gov/news/2023/09/20/fact-sheet-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takes-new-actions-increase-border/>, 2024-07-26.

② Transactional Records Access Clearinghouse, “Individuals in Immigration Court by Their Address-Transactional Records Access Clearinghouse,” August 2023, <https://trac.syr.edu/phptools/immigration/addressrep/>, 2024-07-26.

③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Individuals in Immigration Court by Their Address-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June 26, 2023, <https://www.fema.gov/grants/emergency-food-and-shelter-program/>, 2024-07-26.

④ Nicholas McEntyre, “Mayor Adams Warns Migrant Crisis Will ‘Destroy’ NYC, Rips Biden for Failing to Help,” *New York Post*, September 7, 2023, <https://nypost.com/2023/09/07/nyc-mayor-adams-says-migrant-crisis-will-destroy-the-city-during-town-hall/>, 2024-07-13.

⑤ Pew Research Center, “How Americans View the Situation at the U. S. -Mexico Border,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February 15, 2024,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4/02/15/how-americans-view-the-situation-at-the-u-s-mexico-border-its-causes-and-consequences/>, 2024-07-13.

⑥ Ibid.

度。这些人群不直接与非法移民竞争工作,反而可能从降低的劳动力成本、增加的经济活动与多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中受益。^①如前文所述,非法移民对从事高技能职业的美国人影响甚微,但却“抢占”了从事低技能职业或者无业的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因此,集中在制造业和手工劳动业的美国低技能从业者,往往会强烈抵制非法移民,认为他们会“抢走”低技能工作岗位并压低工资,加剧了低薪或无业人士的经济困境。^②此外,低技能职业者往往认为非法移民会增加犯罪率和社会治安问题,他们因而主张采取更加严格的移民控制和边境安全措施以减少竞争和改善就业市场。

与此同时,非法移民问题更趋政治化,不仅在不同职业阶层中产生了分歧,而且在两党中间也产生了冲突。受到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共和党人(70%)相比民主党人(22%)显著地倾向于将移民大量涌入的情形描述为一场“危机”而不是更为温和的“大问题”或者“小问题”。^③虽然得克萨斯州的统计数据表明,无论是非法移民还是合法移民的犯罪率事实上都低于美国本土居民,但共和党人还是压倒性地认为,移民激增而审查不足将导致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更容易进入美国国内,进而导致美国犯罪率上升,而63%的民主党人认为它没有太大的影响。^④

虽然两党在打击非法犯罪方面意见一致,但对移民的基本态度和采取的政策立场却截然不同。民主党人认为移民原籍国的暴力因素和经济因素是推动移民迁移的主要原因。因此,拜登领导的民主党倾向于人道主义和综合改革移民体系的传统方法,通过立法和政策调整为非法移民提供合法身份的路径,同时为移民提供更好的住宿条件和医疗卫生条件与加强庇护系统来解决国内移民的治安问题。此外,拜登还在退选前的竞选演讲中提到他在参议院推动两党边境安全协议的努力,尽管未能获得参议院共和党人的支持,但他认

① Jesse Bennett, “The Share of Immigrant Workers in High-skill Jobs Is Rising in the U. S.,” Pew Research Center, February 24,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0/02/24/the-share-of-immigrant-workers-in-high-skill-jobs-is-rising-in-the-u-s/>, 2024-07-13.

② Jens Hainmueller and Michael J. Hiscox, “Attitudes Toward Highly Skilled and Low-Skilled Immigration: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4, 2010, pp. 61-84.

③ Pew Research Center, “How Americans View the Situation at the U. S. -Mexico Border,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February 15, 2024,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4/02/15/how-americans-view-the-situation-at-the-u-s-mexico-border-its-causes-and-consequences/>, 2024-07-13.

④ Ibid.

为此类合作是解决移民问题的关键。^① 共和党人则采取强硬态度对待非法移民问题,认为移民涌入与犯罪增加有直接的关系,而当前的移民政策是在纵容非法移民留在美国。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不仅尖锐批评拜登政府在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上的“软弱态度”,还强调如果他当选,将恢复和强化其在任期间的强硬移民政策和边境安全政策,主张通过扩建美墨边境墙、加大驱逐国内非法移民力度和采取“零容忍”政策等方式强化国家安全和快速执法。^②

(三) 2024 年大选期间两党围绕非法移民问题斗争加剧

在大选期间,美国两党对非法移民相关问题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为赢得 2024 年美国大选的胜利,两党充分利用非法移民议题,不惜采取各种手段相互攻讦。例如,为了煽动对非法移民的不满情绪,特朗普在 2024 年 5 月的总统竞选演讲中夸大有关非法移民的数据以支撑自己的观点——“拜登创下非法移民人数的世界纪录,其中许多人是囚犯、精神病人和恐怖分子”。^③ 拜登在其退选演讲中再次强调“反对仇恨和极端主义”与“任何形式的暴力”,暗含对非法移民的人道主义关怀以及对特朗普大肆宣扬仇恨言论的反击。拜登退选后,替代拜登参选的副总统哈里斯继续提出民主党相对宽松的人道主义移民政策,限制驱逐出境,为非法移民谋求合法的公民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围绕与非法移民相关的政治议题与特朗普展开激烈辩论。^④ 在总统电视辩论中,特朗普将非法移民视为重大的经济和安全威胁,指责拜登-哈里斯政府的非法移民政策允许数百万“罪犯”不受限制地进入美国,使得美国的医疗、教育不堪重负,并为芬太尼贩运打开闸门,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 2000 万非法移民、关闭南部边境、恢复美墨边境墙项目的计划,并将打击非法

① Ariana Figueroa, “Immigration Policy Fought over by Biden and Trump in Atlanta Debate,” Yahoo News, June 28, 2024, <https://news.yahoo.com/news/immigration-policy-fought-over-biden-132631265.html>, 2024-07-13.

② Maria Ramirez Uribe, “The Context behind Joe Biden and Donald Trump’s Dueling Immigration Speeches at the Texas border,” Politifact, March 1, 2024, <https://www.politifact.com/article/2024/mar/01/the-context-behind-joe-biden-and-donald-trumps-due/>, 2024-07-13.

③ Philip Bump, “A Look at Trump’s Misleading, Inaccurate Graph of U.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3, 202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4/05/23/look-trumps-misleading-inaccurate-graph-us-immigration/>, 2024-07-26.

④ Maria Sacchetti, et al., “Kamala Harris’s Immigration Policies, Explained,”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0, 202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interactive/2023/presidential-candidates-2024-policies-issues/kamala-harris-immigration/>, 2024-10-01.

移民列为新政府优先事项。^① 哈里斯则反复强调非法移民问题需要立法解决方案而不是总统行政命令,批评特朗普通过阻挠边境安全法案以破坏两党加强移民法的努力,宣布在持续打击跨国犯罪组织的基础上将继续增加1500名边境巡逻人员,分配更多检测毒品和处理庇护案件的资源。^②

从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来看,以哈里斯为代表的民主党提出的移民政策显然没能被美国广大民众所接受。相反,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则在重点强调打击非法移民问题上大获全胜,赢得了包括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路易安那州、得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在内的南方边境州和临近州的选票。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24年11月25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57%的受访者支持特朗普驱逐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其中82%的受访者希望特朗普动用移民和边境巡逻机构执行驱逐任务,40%的受访者甚至支持动用军队驱逐移民。^③ 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共和两党围绕移民进行的争斗不仅显示出美国非法移民问题的复杂性和顽固性,更凸显了非法移民问题在美国两党政治博弈中的高度敏感性、尖锐性、紧迫性和重要性。

结 语

美国非法移民问题是美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产物。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制定了各种限制性的移民政策,以保证美国的根本利益,但成效甚微。历史上,非法移民采取各种手段入境美国并滞留美国,在为美国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同时,无疑对美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当前,非法移民问题已经成为美国当今政治的核心议题之一。无论是拜

① Riley Hoffman, "READ: Harris-Trump Presidential Debate Transcript," ABC News, September 10, 2024, <https://abcnews.go.com/amp/Politics/harris-trump-presidential-debate-transcript/story?id=113560542>, 2024-10-06.

② Stefan Becket, "Read the Full VP Debate Transcript from the Walz-Vance Showdown," CBS News, October 2, 2024, <https://www.cbsnews.com/news/full-vp-debate-transcript-walz-vance-2024/>, 2024-10-06.

③ Anthony Salvanto, et al., "CBS News Poll Finds Trump Starts on Positive Note as Most Approve of Transition Handling," CBS News, November 25, 2024, <https://www.cbsnews.com/news/cbs-news-poll-trump-transition-cabinet-picks-2024-11-24/>, 2024-11-26.

登政府目前所采取的渐进式推进移民改革的政策,还是特朗普新政府将会采取的更加激进式的非法移民管控政策,都没有取得两党完全一致的共识,也招致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各方人士的种种不满。的确,争议不断的移民政策无疑加剧了美国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族裔、不同党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随着当今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占据上风,白人至上主义抬头,族裔矛盾进一步激化,非法移民问题已成为美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关乎未来美国政治的发展态势、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安全稳定。

总之,美国非法移民问题长期存在,如今已变得愈发严重。由于美国两党的移民政策仍存在着巨大差异,移民议题已成为“否决政治”的牺牲品,非法移民更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和社会问题的替罪羊。目前,美国正面临经济通胀持续、种族矛盾激化、阶层固化、社会分裂加剧、文化冲突不断、身份政治等多种问题,在此背景下,非法移民问题已被人为地夸张为关乎美国政治和社会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危机问题。特朗普在大选获胜后,更是在多个场合详细介绍了自己上任后拟实施的全面移民改革,包括大规模驱赶所有的非法移民和他们已经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而不愿意与其分离的家人,以及取消出生公民权等。^①可以预见,特朗普在其执政期间势必会借助各种手段,采取更加激进、更加保守、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处理美国当今的非法移民问题,但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将会困难重重、斗争不断,前景不容乐观。

^① Allan Smith, "Trump Aims to End Birthright Citizenship, Says American Citizens with Family Here Illegally May Be Deported," NBC NEWS, Dec. 8, 2024,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donald-trump/trump-aims-end-birthright-citizenship-says-american-citizens-family-il-rcna183274>, 2024-12-09.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2024

Vol.45 No.6

ARTICLES

The Role of Diplomacy i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Zhang Qingmin and Luo Lie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has trodden through a long way in its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initial industrialization to four modernizations and from Chinese-style four modernizations to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During this process, China's diplomacy has centered on the task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first 30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the goal of China's diplomacy was to safeguard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so as to defend and protect domestic modernization. However, constrained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hina's modernization had to subordinate to it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prioritizing heavy industries which were mainly laid-out in the Third Line regions. After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put forward the concepts of "four modernizations"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s," shifting the focus of the country's domestic policy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king it clear that the goal of China's diplomacy was to create a peacefu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domestic economic construction. For this purpose, China normalize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pursued an omni-directional foreign policy featuring non-alignment and independence. China's modernization through peaceful development offers a new op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 is determined to advance the building of a strong country and the great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rough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o help achieve such goals.

America's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Governance Challenges: An Historical View

Cai Hong (40)

Illegal immigration has had strong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its inception,. Historically the U. S. government has consistently adopted restrictive immigration policies to deal with illegal immigration. However, these

approaches have not been successful due to a variety of reasons, such as legal procedures,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s, political games, and especially the intensifying conflict between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Parties over this issue. With the growing impact of illegal immigrants on U. S.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culture and borders, the partisan struggles over this issue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fierce. In his second term of office, President-elect Trump is expected to adopt a more severe and restrictive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ake unprecedented efforts to deal with illegal immigration. Because of the many and varied issues involved, however, the dilemma of managing illegal im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ersist for a long time.

A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Area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Integration of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Zhang Yun (68)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belong to two different research fields, with different academic paradigms that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The two fields build upon unique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area studies traditions respectively,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exemplifies the significant value of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ed, and open academic exchanges. The dialogue betwee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has produced a new research field of “Southeast Asian Cold War.” In the context of Southeast Asian knowledge production,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the Cold War and academic research. The Southeast Asian Cold War Studies focuses on the “dual logic”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Cold War, examining world-making processes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from the peripheral perspective. It opens up new subfields in area studies while the traditional “Great Cold War” research is declining.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and multi-perspective investigation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fields is conducive to overcoming the isolation and limitations of research program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ubjects areas such as international, diplomatic, Cold War, and regional approaches. Today, mankind needs to intellectually break out of “Cold War Thinking” and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global knowledge system based on regions and states that does not ask about “East or West” but embraces coexistence in diversity. Through the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e of Cold War studies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hinese scholars may be able to explore a new intellectual